

“阿拉伯版北约”能否拼凑起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李伟建

2月21日，美国与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华盛顿开会，讨论组建“中东战略联盟”事宜。那么，这个战略联盟将由哪些国家组成？美国推动建立“阿拉伯版北约”意欲何为？
本版编辑特请专家做详细解读。



李伟建

问：美国推动建立“中东战略联盟”主要意图是什么？有无具体目标？
答：所谓的“中东战略联盟”是美国在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于2017年提出的构建“中东集体防御联盟”的设想基础上推动起来的。此前，以沙特为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已经做了类似的尝试，建立了诸如“阿拉伯也门联盟”“打击恐怖主义伊斯兰军事联盟”等非正式多边联盟。阿拉伯国家热衷于建立军事同盟，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国家对近年来中东安全局势的忧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同时，这些同盟还多多少少带有地缘政治博弈的色彩。
美国推动建立“中东战略联盟”，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些阿拉伯国家对安全利益的诉求，但更多是利用一些阿拉伯国家对地区安全的忧虑及与伊朗博弈的对抗情绪，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盟友重新



美国欲保持影响力并让盟友分担责任

整合起来，为美国的中东战略利益服务。从这个层面看，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引导世界舆论，不断塑造伊朗是地区最大威胁的负面形象，挑唆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关系等一系列做法，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美国在为构建其主导下的“中东战略联盟”做精心准备。
许多分析认为，奥巴马曾试图通过给伊朗适度松绑来平衡不断壮大的逊尼派势力，而特朗普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构建反伊朗体系因此成为了当下美国推动建立的“中东战略联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所作所为就是为了打破奥巴马构建起来

的地区力量平衡，或者构建“中东战略联盟”就是为了联合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来共同打击伊朗。彻底击垮伊朗并不符合美国的中东利益。在笔者看来，特朗普政府塑造伊朗威胁，挑起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矛盾，其实是要维持一种可控的对抗性平衡。让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可以确保美国在其中东战略持续收缩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及对中东的影响力。只要伊朗的“威胁”依然存在，这些国家就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美国一旦需要也随时可以寻找理由重新介入。这样的做法并不新鲜，海湾战争时，当美国大军最后

将巴格达团团围住，全世界都认为萨达姆政权即将不保的时候，老布什突然决定结束战争，留下一个脆弱但“危险”的萨达姆政权在那儿。美国由此得以在海湾地区立足，并加强了与地区国家的军事、政治和能源合作，更重要是强化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综上所述，除了防范伊朗挑战美国利益，美国在中东还有多重战略考虑。其中确保中东能源供应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保护铁杆盟友以色列的安全以及防止域外大国，主要是俄罗斯在中东扩大势力范围等都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利益。在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在中东的影响力，但又不愿投入更多资源的情况下，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集体安全体系，让地区国家更多分担责任和负担，或许这才是特朗普政府力推“中东战略联盟”的最真实意图。

中东诸国各有盘算 伊土态度最为冷淡

问：目前哪些国家准备加入这个联盟？各有什么打算？中东地区大国，比如伊朗，土耳其对此持什么态度？
答：应邀参加此次华盛顿会议的有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巴林、埃及和约旦共8个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前6个国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在安全事务上主要依赖美国。埃及和约旦则长期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说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虽然这些年随着中东形势的变化及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美沙关系在奥巴马后期曾一度陷入低谷。埃及与美国的关系也曾出现了罅隙，美国一度还中断了对埃及的军援。但总体上，对美关系依然在这些国家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位置，尤其在安全方面，它们还难以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传统依赖。而美国也需要抓住这些中东传统盟友，抗衡俄罗斯等域外大国在中东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然而，对于美国正在推动建立的“中东战略联盟”，虽然受邀的这些国家都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对

于这个联盟的期待和打算并不尽相同。其中沙特和阿联酋的热情最高。沙特本身一直是中东集体防御联盟的主推者，也是美国推动建立“中东战略联盟”背后的最大支持者，沙特显然希望未来在联盟中扮演主要角色，强化这一联盟的反伊朗特色，并且利用联盟力量在包括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等方面维护沙特的安全利益。阿联酋与沙特一样有对抗伊朗一面，但其更想利用这一组建中东机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扩大地区影响力。
与沙特和阿联酋的明显的反伊立场不同的是，海合会中其他成员如卡塔尔、阿曼与伊朗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与伊朗有着多方面的合作，科威特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也相对中立。这些国家响应美国的召唤加入联盟，一来是从本国利益出发，需要维持与美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二来也是作为海合会成员长期受沙特主导的影响。卡塔尔的情况比较特殊，卡塔尔与沙特交恶，已经影响到了美国与海合会的合作，美国此前已多次敦促沙特恢复与卡塔尔的关系，但并未得到沙特的积极回应。这次美国拉卡塔尔入伙，一定程度上也是试图以此缓解沙卡关

系，而卡塔尔也是想利用美国的支持来抗衡沙特等国的压力。
相较于富裕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埃及和约旦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的稳定性相对较弱，长期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困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外部援助的依赖性较强，因此，这些国家更多是希望借助外部资源来帮助稳定国内和周边形势。
伊朗虽然被视为主要对手，但它深知联盟成员内部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尤其是对伊朗的政策上存在明显的分歧，根本难以形成合力，因此，伊朗并不看好这个所谓的“中东战略联盟”的发展，也未予以更多的关注。作为回应，伊朗一名高级官员曾表示，美国及其盟友以维护中东稳定为借口，煽动地区紧张局势的做法只会加深伊朗及其地区盟友与美国所支持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伊朗目前最关心的是如何应对美国的制裁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内政局紧张及经济发展困难。
土耳其的态度同样较为冷淡，美国正在推动建立的所谓“中东战略联盟”也被外界称之为“阿拉伯版北约”，这一阿拉伯属性决定了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作为地区主要大国土耳其对此自然不屑。土耳其与沙特在地区事务存在主导力竞争，土耳其前些日子抓住卡舒吉事件不放，其中就有力压沙特而抬升自身的意味。

问：“阿拉伯版北约”能否拼凑起来？目前主要障碍是什么？能否达到美国预期的目标？
答：综上所述，由于阿拉伯各参与方对地区安全事务的认知存在不同看法，对自身和地区安全利益的诉求以及对联盟的期待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这个构建中的“中东战略联盟”最终会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估计连美国自己也不是很确定。美国最初提出要以北约作为蓝本，打造一个“阿拉伯版北约”，其目的也很明确，要遏制伊朗的发展，抵御伊朗“侵略”，但外界对此前景普遍不看好。
许多分析指出，组建中的“中东战略联盟”与北约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差异，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无法像美国与欧洲国家那样享有共同价值观，缺乏共同的价值支撑联盟难以在处理地区事务中形成合力。更何况双方之间甚至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对地区事务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一些国家甚至对美国的中东政策颇有微词。还有一些国家，政府虽然“亲美”，但民间却不乏反美情绪。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北约几乎囊括了北美和欧洲的主要国家，并且是经过

几十年发展才形成如今成熟的防务体系。而“阿拉伯版北约”虽然打着“中东战略同盟”之名，但其实参加的只是以海湾国家为代表的少部分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并不具有代表性，其他地区大国也未必买账。
或许也是看到了所谓“阿拉伯版北约”存在天然缺陷，美国近来开始有意淡化这一属性。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组建中的联盟是防御性质，将致力于推动成员实现共同目标、应对地区安全和繁荣威胁，强调这一联盟“旨在通过加强在政治、经济、能源和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推进地区稳定、安全与繁荣”。与最初的姿态相比美国国务院这次的声明显然要低调得多。
总之，美国推动建立的“中东战略联盟”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现在要予以定性似乎为时过早。事实上，美国也是且行且看之中。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将继续调整其中东战略，从中东总体收缩趋势不会改变。美国显然不甘心失去中东的主导力，但又不想在中东投入更多资源，将美国力推建立“中东战略联盟”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去观察，或许会有助于读者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联盟前景难达预期 分歧严重合力难成

针对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再次推迟“脱欧”协议在英国议会下院的表决时间，最大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25日首次明确表态，工党可有条件支持新的“脱欧”公投。
分析人士认为，距3月29日英国正式“脱欧”大限只剩一个月，面临“无协议脱欧”风险上升，特雷莎·梅和反对党各打算盘，再度角力，在不同力量互相掣肘以及欧盟赞成的情况下，延期“脱欧”可能性增加。
拖延战术
英国议会下院原定2月27日就修改后的“脱欧”协议最终表决。但特雷莎·梅24日在前往埃及参加阿盟-欧盟峰会途中对媒体说，改在3月12日之前表决。
就特雷莎·梅推迟议会下院表

“拖欧”刺激二次公投 英国“脱欧”恐延期？

决，反对党议员纷纷质疑这是使用拖延战术，迫使议会不得不在特雷莎·梅的“脱欧”方案与“无协议脱欧”之间作出选择。
在党内压力之下，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25日一改此前立场，称若工党提出的方案不获通过，工党将支持举行新的“脱欧”公投。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当天在阿盟-欧盟峰会闭幕记者会上说，他曾在24日与特雷莎·梅讨论过延长“脱欧”最后期限的问题，“我相信就我们所处的情况，延期会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首相特雷莎·梅仍相信她有能力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接受延期
对特雷莎·梅来说，推迟表决有两种考量。第一，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拿出一份更像样的协议。第二，延用“懦夫博弈”策略，把投票日期进一步推向“最后关头”，迫使议员们“两害相权取其轻”，为避免“无协议脱欧”而向她的方案妥协。不过，若3月12日前下议院表决仍未开“绿灯”，特雷莎·梅选择接受欧盟延期“脱欧”提议的可能性较大。
对工党而言，党内一直对举行二次公投有很大呼声，但领导人科尔宾一直闪烁其词，真正关注的还是借“脱欧”议题把特雷莎·梅赶下

台并取而代之。鉴于工党内部分裂加剧，甚至近日已有多名支持二次公投的议员宣布退党，科尔宾不得不松口，抛出有条件二次公投的提议。不过，就目前态势看，仅凭工党一家之力，二次公投的提议恐难在议会过关，还需吸引其他在野党议员甚至保守党议员“加盟”，又因公投程序复杂，恐怕难以赶在3月29日之前作好准备。
分析人士说，欧盟方面为避免英国陷入“无协议脱欧”的乱局而拖累欧盟自身经贸利益，已向梅递出了延期“脱欧”的“橄榄枝”。受今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等因素影响，欧盟方面可能会倾向于将英国“脱欧”

最后期限推迟至更晚。
裂痕加大
世上没有“后悔药”，却有拖延症。
分手是为了“长痛不如短痛”，但“脱欧”的“短痛”拖得越来越长。即便“脱欧”大限迫在眉睫，“无协议脱欧”风险步步抬升，执政党内部、反对党内部、政府内部、政府与议会之间也没能放下矛盾，拿出共识。说到底，这反映“脱欧”意义之重、冲击力之大，给英国政治和社会带来的裂痕还在不断加大，给英国和欧洲带来的“重新定位”悬疑还没有一致答案。